十誦律/卷第 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十二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四十二(第七誦之一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

尼律第一(不共之戒)八波羅夷法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國中王園精舍，有比丘尼名周那難陀，年少端正。有鹿子居士兒，亦年少端正。是男子於周那難陀比丘尼深生漏心，是比丘尼於是男子亦生漏心。是鹿子兒如是思惟：「若我語是比丘尼作是事者，身自得罪，王當治我，惡名流布四方，身壞命終當墮地獄。」比丘尼亦如是思惟：「若我語是男子作是事者，身自得罪，而令他得罪，惡名流布四方，諸比丘、比丘尼以法治我，諸天善神不復守護我，身壞命終當墮地獄。」是比丘尼常憶念是男子，不得從意故，生病羸瘦在房內臥，斷威儀不能行來。是男子聞是比丘尼得病受苦惱，在房內臥不能行來，聞已作是念：「是比丘尼更無有病，但以念我故，致是羸瘦受諸苦惱，我何不往是比丘尼所，不說是事亦能除病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王園比丘尼精舍，到已問諸比丘尼言：「周那難陀比丘尼為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某房內病臥受苦惱，斷威儀不能行來。」是男子即往到比丘尼房中，摩觸抱捉作是言：「汝病小差不？可忍不？苦惱不增長耶？」答言：「病不差、不可忍，苦惱增長。」

爾時比丘尼口出惡不淨語，作是言：「此是我分，他不愛念我，我便愛念他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摩觸抱捉？」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佛知故問周那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摩觸抱捉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：攝僧故、僧極好攝故、僧安樂住故、折伏高心人故、有慚愧者得安樂故、不信者得淨信故、已信者增長信故、遮今世惱漏故、斷後世惡趣故、梵行久住故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髮際以下至腕膝以上却衣，順摩、逆摩、牽推、按捺、抱上、抱下，是比丘尼得波羅夷不共住。」

漏心者，於是人邊生愛結深厚，男子漏心亦如是。

男者，謂人男，能作婬事。

波羅夷者，是罪弊惡深重，退墮不如，是故名波羅夷。

不共住者，諸比丘尼，不與此比丘尼共作法事，謂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說戒、自恣、作十三比丘尼羯磨。

是中犯者，有八種：若比丘尼生漏心，聽漏心男子却衣順摩面，犯波羅夷。若摩咽、若胸脇、脊、腹臍、大小便處、髀乃至膝，如順摩，逆摩、牽推、按捺亦如是。髮際以上、腕以前、膝以下，却衣摩觸，偷蘭遮。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却衣，從地抱著机上，波羅夷。從机上著獨坐床上，從獨坐床上著大床上、從大床上著輿上、從輿上著車上、從車上著馬上、從馬上著象上、從象上著堂上，皆波羅夷。又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却衣，從堂上抱著象上、從象上著馬上、從馬上著車上、從車上著輿上、從輿上著大床上、從大床上著獨坐床上、從獨坐床上著机上、從机上著地上，皆波羅夷。能髮際以上、腕以前、膝以下聽却衣抱舉上下，偷蘭遮。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合衣順摩面，偷蘭遮。若咽若胸脇、脊、腹臍、大小便處、髀膝，得偷蘭遮。如順摩，逆摩、牽推、按捺亦如是。合衣摩觸髮際以上、腕以前、膝以下，突吉羅。又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合衣抱，從地著机上，偷蘭遮。從机上著獨坐床上、從獨坐床上著大床上、從大床上著輿上、從輿上著車上、從車上著馬上、從馬上著象上、從象上著堂上，皆偷蘭遮。又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合衣抱，從堂上著象上、從象上著馬上、從馬上著車上、從車上著輿上、從輿上著大床上、從大床上著獨坐床上、從獨坐床上著机上、從

机上著地上，皆偷蘭遮。若髮際以上、腕以前、膝以下，聽合衣抱舉上下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，若父想、兄弟想、兒子想、若水漂、若火燒、若刀稍、弓杖、若欲墮坑、若值惡獸難、惡鬼難，不犯。一切無著心，不犯。(五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聽六群比丘捉手、捉衣、共立、共語、共期，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。爾時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捉手、捉衣、共立、共語、共期，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捉手、捉衣、共立、共語、共期，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捉手、捉衣、共立、共語、共期，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，以是八事示貪著相，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。」

漏心者，於是人邊生愛結深厚，男子漏心亦如是。

男子者，謂人男，能作婬事。

捉手者，從腕前，名為手。

捉衣者，捉襯身衣。

共立者，可說不淨語處。

共語者，可說不淨語處。

共期者，可作惡處。

入屏覆處者，若壁覆障、草席覆障、衣幔覆障處。

待男子來者，可作惡處。

舉身如白衣女者，若捉、若抱，不逆男子意，如白衣女。

用是八事示貪著相犯波羅夷。波羅夷者，是罪弊惡深重，退墮不如。若比丘尼犯是罪者，不名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比丘尼法。

不共住者，諸比丘尼不共作法事，謂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說戒、自恣、立十三比丘尼羯磨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捉手，偷蘭遮。聽捉衣，偷蘭遮。若共立，偷蘭遮。若共語，偷蘭遮。若共期，偷蘭遮。若入屏覆處，偷蘭遮。待男子來，偷蘭遮。身與男子如白衣女，偷蘭遮。若具作八事，犯波羅夷。(第六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二比丘尼是姊妹：姊名彌多羅，妹名彌帝隸。彌多羅比丘尼，作不淨行犯婬欲。彌帝隸比丘尼善好，不犯婬欲。彌多羅比丘尼，後時反戒作白衣。諸比丘尼往語彌帝隸比丘尼言：「汝姊反戒作白衣為好不？」答言：「我亦先知是比丘尼犯如是如是不淨行，我但不欲自舉，不欲向僧說。或有人言：『云何名比丘尼自污姊？』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有知他比丘尼有麁罪覆藏？」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彌帝隸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比丘尼犯麁罪覆藏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知比丘尼犯麁罪，覆藏乃至一夜。是比丘尼，知彼比丘尼若退、若住、若滅、若去，後作是言：『我亦先知是比丘尼犯如是如是不淨行，但不欲自舉，不欲向僧說。或有人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自污姊？」』是比丘尼，犯波羅夷，不應共住。」

知者，若自知、若從他聞，若罪比丘尼自說。

麁罪者，若波羅夷、若僧伽婆尸沙。復次一切罪，皆名為麁，但分別五種罪故，二種名麁。

一夜者，從日沒至地未了，是名夜。

彼比丘尼退者，退失比丘尼法。

住者，住白衣法中。

滅者，如法、如毘尼、如佛教，與滅擯羯磨。

去者，入外道去。

然後作是言：「我先知是比丘尼犯如是如是不淨行，我不欲自舉，不欲向僧說。或有人言：『云何妹自污姊？』」是比丘尼，犯波羅夷，不應共住。波羅夷者，是罪弊惡深重，退墮不如。若比丘尼作是罪，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比丘尼法。

不共住者，諸比丘尼不共作法事，謂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說戒、自恣、立十三比丘尼羯磨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罪，是比丘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是比丘尼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、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。若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是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，見餘比丘尼，地了已、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時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是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是比丘尼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、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。若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，見餘比丘尼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於波羅夷中，謂波羅夷、謂僧伽婆尸沙、謂波逸提、謂波羅提提舍尼、謂突吉羅，是比丘尼，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又比丘尼，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見比丘尼犯波羅夷，是波羅夷中，謂僧伽婆尸沙、謂波逸提、謂波羅提提舍尼、謂突吉羅。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生波逸提想、生波羅提提舍尼想、生突吉羅想亦如是。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、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。若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

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，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罪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非波羅夷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又比丘尼，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見比丘尼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非波羅夷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是比丘尼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。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，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；為波羅夷、為波逸提；為波羅夷、為波羅提提舍尼；為波羅夷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又比丘尼，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時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見比丘尼犯波羅夷罪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；為波羅夷、為波逸提；為波羅夷、為波羅提提舍尼；為波羅夷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，見餘比丘尼地了時，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逸提、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又比丘尼，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見餘比丘尼，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；為波羅夷、為波逸提；為波羅夷、為波羅提提舍尼；為波羅夷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。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，見他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逸提、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逸提想，覆藏至地

了時，犯波羅夷。又比丘尼，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見比丘尼，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逸提、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逸提想，覆藏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，地了時見他比丘尼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逸提、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又比丘尼，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見比丘尼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逸提、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是比丘尼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

若比丘尼，地了時見他比丘尼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逸提、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又比丘尼，日出時、日出已；中前、日中、日昳；晡時、日沒、日沒已；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；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；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見比丘尼犯波羅夷，於波羅夷中生疑，為波羅夷、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逸提、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是比丘尼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。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、若苦痛止還得本心，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犯波羅夷。(七事竟)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眾僧一心和合，與迦留羅提舍比丘作不見擯。是迦留羅提舍比丘，有姊妹比丘尼七人：一、偷羅難陀尼，二、周那難陀尼，三、提舍尼，四、優波提舍尼，五、提舍域多尼，六、提舍波羅那尼。七、提舍羅叉多尼。是諸比丘尼，聞迦留羅提舍僧與作不見擯，往問迦留羅提舍言：「僧實與汝作不見擯耶？」答言：「實作是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汝莫下意軟語折伏，我等當供養汝財物、衣鉢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

日藥、盡形藥，若讀經誦經問疑我等教汝，汝何故折伏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比丘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、不休不息，隨順行？」諸比丘尼如是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是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比丘一心和合僧如法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、不休不息，隨順行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知是比丘一心和合僧如法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、不休不息，隨順行。諸比丘尼，應如是諫是比丘尼：『是比丘，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、不休不息，汝莫隨順行。』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如是諫時，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尼應第二、第三諫令捨是事。第二、第三諫時，若捨是事善。若不捨者，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共住。」

知者，若自知、若從他聞、若彼罪比丘自說。

如法者，如法、如毘尼、如佛教擯。

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者，一切擯比丘尼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。

不休者，不下意、不折伏。

不息者，不捨惡邪見。

隨順者，有二種：與財、與法。

諸比丘尼應語是擯比丘：「汝應折伏下意向大僧，汝若不折伏下意者，諸比丘尼僧，當作不禮拜、不共語、不供養羯磨。」若是比丘折伏下意者善，若不折伏悔過者，諸比丘尼，應當一心和合與是比丘作不禮拜、不共語、不供養羯磨。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比丘尼僧，一比丘尼唱言：「大德尼僧聽！某甲比丘，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、不休不息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某甲比丘作不禮拜、不共語、不供養羯磨。是名白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與某甲比丘作不禮拜、不共語、不供養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比丘尼僧，亦應如是語是隨助比丘尼：「是比丘，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，不休不息，汝等莫隨順助行。」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如是諫時，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尼應第二、第三諫令捨是事。第二、第三諫時捨是事

善，若不捨者，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共住。

波羅夷者，是罪弊惡深重，退墮不如。若比丘尼犯是事者，不名沙門尼、非釋種女，失比丘尼法。

不共住者，諸比丘尼不共作法事，謂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說戒、自恣、立十三比丘尼羯磨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僧，未作不禮拜、不共語、不供養羯磨。爾時比丘尼教是比丘經，若是偈說，偈偈突吉羅；若是章說，章章突吉羅；若是別句說，句句突吉羅。若擯比丘教比丘尼讀誦經，若比丘尼受偈說，偈偈突吉羅：若受章說，章章突吉羅：若受別句說，句句突吉羅。若比丘尼與財供養、與鉢，突吉羅。與衣，突吉羅。與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皆突吉羅。若擯比丘，與比丘尼財供養、若與衣鉢，比丘尼受者，皆突吉羅。若與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比丘尼受者，皆突吉羅。若比丘尼僧，作不禮拜、不共語、不供養羯磨竟，爾時比丘尼教比丘讀誦經，若是偈說，偈偈偷蘭遮；若章說，章章偷蘭遮；若別句說，句句偷蘭遮。若擯比丘教比丘尼讀誦經，若是偈說，偈偈偷蘭遮；若章說，章章偷蘭遮；若別句說，句句偷蘭遮。若比丘尼，與擯比丘財供養、若與鉢，偷蘭遮。若與衣，偷蘭遮。若與戶鉤、時藥，皆偷蘭遮。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皆偷蘭遮。若擯比丘，與比丘尼財供養、若與鉢，比丘尼受者，偷蘭遮。若與衣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比丘尼受者，皆偷蘭遮。諸比丘尼，先應軟語教是隨助比丘尼言：「汝莫佐助擯比丘，莫隨順行。」若軟語時捨者，應教令作眾多突吉羅、眾多偷蘭遮悔過出罪。若軟語不捨者，應與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一心和合比丘尼僧，一比丘尼唱言：「大德尼僧聽！某甲比丘，一心和合僧與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，不休不息。某甲比丘尼隨助，已軟語約勅不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今僧約勅某甲比丘尼：『是比丘，一心和合僧與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，不休不息。汝等比丘尼，莫隨順行。』是名白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約勅某甲比丘尼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，是諸比丘尼應約勅，乃至三教令捨是事者，是名約勅、是名為教、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。若初說未竟說竟、第二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三說說未竟、若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若如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若約勅不捨者未犯。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教，三約勅竟不捨者，是比丘尼犯波羅夷。(八波羅夷竟)

十七僧殘中不共戒有十之初(此初一事即十七中第四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，名施越，年少端正。有一估客，見已生漏心，作是念：「諸比丘尼王所守護，不得強為不淨事，我當請供養所須。」作是念已，便到是比丘尼所言：「汝所須物，若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湯藥所須，我當相給。」比丘尼言：「當受汝請。」是比丘尼後時，所須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湯藥、薪草、燈燭，皆從索取。估客知比丘尼心轉柔軟，便語比丘尼言：「作婬事來。」比丘尼言：「莫作是語，我是持戒斷婬欲人。」估客瞋言：「小婢！汝若持戒斷婬欲者，何故受我衣食供養？」即便強捉比丘尼，比丘尼高聲大喚。即時多人來集問言：「何故大喚？」估客言：「是比丘尼受我衣食，不隨我意。」諸居士語比丘尼：「汝受他物，何故不隨他意？」比丘尼言：「我不為婬欲故受彼財物，是估客自來請我作是言：『汝所須衣食、湯藥、薪草、燈燭自恣相給。』我不知以何心故與我？」諸居士言：「是估客為是汝父親里母親里耶？」比丘尼言：「不是。」諸居士言：「若非汝父母親，又非賢者不求福德，何故不知與汝財物？與汝財衣時必為婬欲事。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云何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如婬女法取他財物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施越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，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有漏心，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，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漏心者，於是人邊愛結深厚，男子漏心亦如是。

男子者，謂人男，能作婬事。

食者，五佉陀尼、五蒲閣尼、五似食。五佉陀尼者，根食、莖食、葉食、華食、果食。五蒲閣尼者，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。五似食者，糜、粟、麩麥、莠子、加師食。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得除滅，故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自手從漏心男子手取根食，得僧伽婆尸沙。若取莖、葉、華、果、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、糜、粟、麩麥、莠子、加師食，皆僧伽婆尸沙。若有居士，因是比丘尼故，與比丘尼僧作食，偏與所愛比丘尼多食。比丘尼受者，偷蘭遮。(第四戒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比丘尼，往語施越比丘尼言：「若汝無漏心，男子有漏心，但從自手取食噉、若隨意用，於汝何所能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語他比丘尼言：『汝無漏心，男子有漏心，但從自手取食噉、若隨意用，於汝何所能？』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是比丘尼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勸他比丘尼言：『汝無漏心，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噉、若隨意用，於汝何所能？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言：『若汝無漏心，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噉、若隨意用，於汝何所能？』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：「汝有漏心，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噉、若隨意用，於汝何所能？」僧伽婆尸沙。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：「若汝無漏心，漏心男子與汝食，但取噉隨意用，於汝何所能？」僧伽婆尸沙。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：「若汝有漏心，漏心男子於汝何所能？汝莫從彼自手取食噉、莫隨意用。」偷蘭遮。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：「若汝無漏心，男子有漏心，於汝何所能？但莫自手取食噉、莫隨意用，偷蘭遮。」(第五事竟)

◎

◎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，名跋陀，是加毘羅婆羅門女。跋陀比丘尼有姊死，往問訊姊夫，因為說法，遂至日沒。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我若還精舍，恐道中有賊。」即住居士舍。是居士思惟：「此比丘尼不還去者，必欲得反戒，我當求令代其姊處。」作是念已語比丘尼言：「我舍多有財物珍寶，汝姊所有手脚頭面莊嚴具悉在。我若更取餘人作婦，則不能好看我兒，兒亦不愛樂。汝若欲反戒者，作我兒母，汝看我兒如兒，我兒等看汝如母。」比丘尼作是念：「若我違逆是語者，或強逼我。何不默然！」即默然坐。居士心念謂欲反戒，但以姊新死故默然，中夜復作是語，後夜復作是語。地了時是比丘尼，從急惱處得脫，還至精舍，向諸比丘尼廣說是事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一身獨宿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跋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？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一身獨宿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一身獨宿，乃至一夜，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夜者，從日沒至地未了，是中間名夜。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日沒時一身獨宿，至地了時，犯僧伽婆尸沙。日沒已，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，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，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又比丘尼，地了時一身獨宿，乃至明日地了時，犯僧伽婆尸沙。

若共行比丘尼，若反戒、若死、若入外道、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，不犯。(第六戒有四事中一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，名偷蘭難陀，多知多識，喜入出諸家。是比丘尼早起著衣，入一家出一家，出一家復入一家。晡時來還大疲極，僧房中臥，自言：「脚痛、[蹲-酋+(十/田/厶)]痛、脇痛、背痛。」語諸比丘尼：「與我按摩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善女！從何處來？」答言：「入某家出某家，出某家復入某家。」問言：「汝為佛事僧事耶？」答言：「不為！」諸比丘尼言：「若不為佛事僧事去者，何以故為作是行得大疲極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晝日一身獨行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羅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晝日一身獨行到白衣家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若夜、若晝，一身獨行到白衣家，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晝日者，從地了至日未沒，是中間名晝日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一身獨行，地了時去、至日沒時來，犯僧伽婆尸沙。日出時、日出已，中前日、中日昳，晡時、日沒時去、日沒已來還，皆僧伽婆尸沙。

若共行比丘尼，若反戒、若死、若入外道、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，不犯。(二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喜見男子故，晨朝至城門下立，看男子出入誰好、誰醜。見一男子出，端正生著心，問言：「汝欲何去？」答言：「詣某聚落。」偷蘭難陀言：「我共汝去。」居士言：「隨意。」是比丘尼於道中，共居士戲笑語言大喚。居士有因緣故入聚落，是比丘尼無事，於聚落外立待居士。居士又入第二聚落，比丘尼亦復在外立待。居士又入第三聚落，是比丘尼晡時來還僧房中臥，語諸比丘尼言：「我大疲極，脚痛、[蹲-酋+(十/田/厶)]痛、膝痛、脇痛、背痛，與我按摩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汝從何來？」答言：「我從聚落至一聚落來。」問：「汝為佛事僧事耶？」答言：「不為！」諸比丘尼言：「若不為佛事僧事去者，何故為作是行得大疲極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獨一身至餘聚落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獨一身往餘聚落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若夜、若晝，一身獨行往餘聚落，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行者，有二種：水道行、陸道行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陸道一人獨行往餘聚落，僧伽婆尸沙。中道還，偷蘭遮。若無聚落空地，乃至一拘盧舍，僧伽婆尸沙。中道還，偷蘭遮。水道亦如是。

若共行比丘尼，若反戒、若死、若入外道、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，不犯。(第五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遊行憍薩羅國，向舍衛國，道中至河岸上住言：「誰能先入水看深淺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名修目佉，勤健多力，出婆羅門家，作是言：「我能先入。」即便入水渡到彼岸，水尋瀑漲不能得還。獨彼岸宿，夜有賊來剝衣裸形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獨彼岸宿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修目佉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獨彼岸宿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若夜、若晝，若異聚落、若異界，若渡河彼岸一身獨宿，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河者。有二種：一者脫衣得渡，二者不脫衣得渡。有兩岸中有水來去處隨岸中流，是名為河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獨一身脫衣渡河，僧伽婆尸沙；中道還，偷蘭遮。若二比丘尼共渡河，一渡一還，渡者僧伽婆尸沙，還者偷蘭遮。若比丘尼脫衣渡池水，渡者偷蘭遮，中道還者突吉羅。若二比丘尼共渡池水，一渡一還，渡者偷蘭遮，還者突吉羅。若比丘尼褰衣渡河，渡者偷蘭遮，中道還者突吉羅。若二比丘尼褰衣渡河，一渡一還，渡者偷蘭遮，還者突吉羅。若比丘尼褰衣獨渡池水，渡者突吉羅，中道還者亦突吉羅。若二比丘尼褰衣渡池水，一渡一還，渡者突吉羅，還者亦突吉羅。

若從橋梁船渡，不犯。若共渡比丘尼，若反戒、若死、若入外道、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，不犯。(第六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，近婆祇多城起僧坊，是中漸漸多。有居士家圍繞，有象鳴、馬鳴、大小男女音聲故，妨諸比丘讀經、坐禪、行道。是中有居士，名安闍那，有威德多饒財寶、人民田宅、[王*車]璩馬瑙，種種富貴相貌成就。諸比丘教令餘處起僧坊，居士即於安闍那林中起僧坊，諸比丘捨近城僧坊，入安闍那林僧坊中住。諸比丘尼遊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國，次到婆祇陀城，故僧坊中宿。見其中床榻、臥具、盆器、釜鑊種種備具清淨可住，諸比丘尼往語比丘言：「諸大德已捨此僧坊者，我等當於中住。」諸比丘言：「隨意。」是僧坊主死，後諸兒分財物，是僧坊亦在分中。一兒得此僧坊者，往語比丘尼言：「汝等出去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何故使我等出耶？」答言：「我分得此僧坊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我不從汝得，我從諸比丘得。若諸比丘使我出者，我當出，不隨汝語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名修目佉，是婆羅門種中出家，勤健多力，作強語共諍。居士兒不忍瞋故，便打比丘尼，是比丘尼即詣眾官言：「某甲兒打我。」眾官問言：「何故打汝？」比丘尼即廣說上事。眾官言：「諸沙門釋子不應失是僧坊。何以故？公與兒奪，兒與公奪，事不得爾。」眾官遣人召是兒來，問言：「汝打比丘尼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打。」眾官按法律撿校：「打出家人應得何罪？」律言：「隨所用身分即應截之。」眾官問言：「汝以何物打？」答言：「手打。」又問：「何手？」答言：「右手。」即截右手。爾時惡名流布：「諸沙門釋女言人截他手。」一人語二人，二人語三人，如是展轉滿婆祇多城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言人令截他手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修目佉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言人令截他手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詣王、若官人、若婆羅門、若居士所，恃勢言人者，是法初犯僧伽娑尸沙可悔過。」

王者，剎利種受王位水澆頂，是名為王剎利水澆頂。若婆羅門、若居士、若女人受王職，亦名為王水澆頂。

官人者，食官廩田宅。

婆羅門者，婆羅門種中生。

居士者，除王、除官人、除婆羅門，餘不出家人，名為居士。

恃勢言人者，依他勢力喜鬪諍相言。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詣王、若眾官、婆羅門、居士，恃勢力言人者，僧伽婆尸沙。若斷事時，在斷事人前瞋恨呵罵本所打人者，僧伽婆尸沙。若向餘人，呵罵本所打人者，偷蘭遮。

若屏處瞋罵，不言者，不犯。(第七戒竟)

◎

十誦律卷第四十二